

花田童年

茉莉香片，是我成年後最愛的飲品，當那琥珀色帶點青綠的茶湯，緩緩入喉之際，花香與茶香就在鼻喉間散開，令人心開神清。我愛茉莉香片的氣味，除了迷戀那久久不散的餘韻，更是對我的童年，那一段花田歲月的憑弔。

茉莉花期從每年六月初，到雙十節為止，大約介於芒種過後，寒露之前，這期間，茉莉花與北回歸線的太陽一起綻放生命的光與熱；並與茶葉談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，在它們熱情蜷纏之後，就可孕育出愛情的結晶——茉莉香片。

因為茉莉香片的市場正熱，民國五六十年代，家裡種植了茉莉花，那在河岸邊約三分地的祖傳圳尾瘦田，原本養不活一家八口，改種了茉莉花之後，據媽媽說是「收入大增」。除了可以購買全年的白米之外，還足夠我們繳學雜費，購買日用品，家境因之漸漸改善。從此我的童年，在芒種過後寒露之前，乃與茉莉花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
摘茉莉花是一種相當耗時的工作，加上茉莉花屬於蔓性半直立灌木，每年定期修剪至一公尺高左右，為著這高度，小孩就成為最佳代工。在花期中，每天放學都要下田幫忙，那就更別提假日了，尤其是整個暑假，我們像打卡上班似的每天到花田摘花，但是暑假時小朋友的玩意兒可多著：河裡摸魚抓蝦、河邊搭屋野餐、藤蔓樹叢的探險、灌溉小圳的溯源、防空洞裡的抓鬼、還有抓蟬灌蟋蟀……我們盡情參與了每一項遊戲，卻總在遊戲還在進行中，就被拎回去摘花，無論如何總是逃不了那份責任。若說馴良的我也曾叛逆的話，就是那一次為了逃避工作而躲在暗處，被找到後，最疼我的爸掄起棍子作勢要打我，我不知最後爸爸揮棍了沒，因為我已早一步抓了花簍箭步飛出。只是那些未竟的遊戲轉化成揮之不去的落寞與空虛，加上小小的怨懟。

茉莉花冒出小蕾苞後，隨著逐日長大其顏色也從芥末黃漸漸轉白，當它在下午呈現雪白色時，當晚七八點就會綻開花瓣，香氣從花心溢出，越晚越濃烈，我們得在傍晚趁它花開之前摘下，送到茶商處，他們利用茶葉吸取茉莉花香氣薰製香片。假若失了這時，未在花開之前摘下，它的香氣，將會在一夜之間散盡。第二天，爸媽只能望花興嘆，徒呼無奈。兩天後

整朵凋落的花魂奔赴泥土懷抱還兀自多情與枝頭相約下一季的輪迴。花芎留不住花兒的青春，也只能在枝梢獨自憔悴。

若是適逢茉莉花盛產，那體型碩大飽滿早熟的蕾苞十點時就已經接近白色，得意地在枝頭領導風騷。一到下午滿園白花花的蕾苞，就像開滿桐花的山頭一般，讓人誤以為是老天搞錯時序，突然在盛暑下了一場小雪在綠毯上，只是這場小雪搞得全家上下大汗淋漓。平時摘花頃全家人力，也需一兩個鐘頭，盛產時則五六個鐘頭都嫌不夠，怕有限的人力摘不了滿園成熟的白花，媽媽一早就下令：「今天十點就要下田囉！」喔，這句話像是一道聖旨，誰要是敢違逆，那就有一場「轟天雷」加持了。而且到天黑若沒摘完的話，就等於把鈔票粉碎付之塵土。對於從小在貧困中成長的我們來說，豈敢違拗？於是，漫長的摘花工程，除了避開毒辣的正午太陽做短暫的午休之外，園子裡摘花的童工們，直到月牙高掛天際了，才在暮色中結束工作，一腳高一腳低的踩著田埂路回家。

花商以重量計算花價，早上摘回的茉莉花會散失水分以至焉萎疲軟，我們得讓花兒躺在網袋中透氣，墊以濕布放置在陰涼處，再小心的噴灑一些水霧於其上，防止水分蒸發以維持其嬌嫩。若非盛產時須提早摘花，我們豈肯早早讓花兒離枝失重？雖是童穉也懂得錙銖必較，那可是我們衣食學費的來源啊！

摘花工作不論烈日當頭，酷暑逼人；或暴雨狂傾，花田積水；還是颱風肆虐，折枝斷木，我們都得下田。腰痠背痛，加上天氣的磨難，使摘花變成痛苦的差事。於是便期待放假。但就連颯颯風下暴雨都得下田，如何放假？除非……。

當連日豪大雨，導致山洪爆發時，平日水深只及腳踝的荒溪，河面陡地升高十公尺，沿岸所有的花田及莊稼作物，無一倖免整體沒頂，那夾帶無數漂流木及莊稼的滾滾黃河，像隻張牙舞爪在江裡翻騰的怪獸，待洪水退去，有些田埂沖毀了一角，有些田地塌了一大塊，更多作物被整片刨走或是被河泥及沖積物所覆蓋。

望著洪水，父母糾結的眉心，伴隨陣陣的輕嘆，與孩童們在家嬉戲的雀躍、興奮，形成強烈的對比。爸媽喟嘆的是損失了幾千幾百元的收入，事關生計；孩童們則狂喜多出來的悠閒與自由，無關禍福。當洪水退去，滿目瘡痍中父母整田我們摘花，炙陽像是要彌補連日的缺席似的，放肆烘烤大地，那飽含水分的土壤，就像煮開水的鍋子，不斷的冒著蒸汽，我們

不但要接受蒸烤，還得要忍受那一步一陷的遍野泥濘。

直到雙十節前後，媽媽看著幾乎已經沒有蕾苞在枝頭的花田只好宣布：「花期結束。」那也意味放學後我們自由囉！是的，寒露十月已深秋，茉莉花該退場了。

歲月無聲催化著萬物。待我們兄妹長大，一一離家，逃離了童年也逃離了摘花瑣事，彼時花田已老，只剩粗礪的老幹殘枝在唏噓，缺了人手的花田，廢耕終是無奈的選擇。荒草不知茉莉當年的青春盛世，還笑殘存的老枝太過蕭條。

歲月無情啊，童年歷歷如繪，數十寒暑卻已悄然滑過。